

KANSAI GAIDAI UNIVERSITY

日本学生典型動詞偏誤解析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関西外国語大学・関西外国語大学短期大学部 公開日: 2016-09-0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翟, 艶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関西外国語大学
URL	https://doi.org/10.18956/00006332

日本学生典型动词偏误解析

翟 艳

一 研究背景

1.1 偏误分析法 (Error Analysis)

偏误分析法是第二语言教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是语言对比分析理论的继承和发展。Pit Corder 认为学生的语言偏误反映了中介语 (Interlanguage) 所处的状态,是打开第二语言研究的一个“窗口”。偏误分析的理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学学生语言错误的态度,使得人们不再将语言错误看成是大逆不道的、非纠不可的,而是持一种宽容态度;而偏误分析者更是如获至宝,把偏误看成是研究学生语言构成和语言能力的一个突破口。在分析方法上,偏误分析理论经历了从单纯语言形式对比探寻错误的类型、到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心理来探索偏误的规律这样一个过程。从研究偏误形成原因上看,人们也不再将错误的原因仅仅局限在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上,而更多的是从学习者学习心理和认知方式上找原因。

1.2 汉语偏误研究现状

对语言偏误的研究与偏误系统的构成有直接关系。偏误系统内部存在由低到高的层级性,一般说来,习得的初级阶段,语言形式的偏误占据较大的比重,随着学生语言能力向目的语的不断趋近,低层次的语言形式的偏误渐渐为高层次的语义—语用偏误所取代,因此偏误研究对象既有语法形式上的,也有语义语用方面的。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历时的,也有共时的。历时的研究主要研究语言的发生、发展到成熟稳定的过程,即概念化的规则自动化的过程;共时的研究属静态的描写,通过分析语言偏误片断来描述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能力和偏误成因。

目前对外国学生汉语习得规律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较薄弱的环节,特别是针对某一国别的学习者进行的专门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从近5年的《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及国际世界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本人找到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日本学生的汉语偏误研究文章。吕文(吕滨雯 2000)从汉语动词重叠的使用限制方面分析了日本学生动词重叠的滥用情况;戴文(戴国华 2000)则从词性误用的角度探讨了日本学生一些常见的动词偏误,指出母语负迁移

是造成偏误的重要原因，宫本文（宫本幸子 2000）则主要从词语对应的角度介绍了日本学生使用汉语时常见的表达错误。这些文章的分析具体、深入，都有独到之处，但缺乏对学生水平的整体描述，样本提取范围不祥，原因也常一带而过，因此不能满足我们进一步了解的渴望。

1.3 本文研究目的

语言偏误既然是习得过程中伴随着学生语言能力成长而存在的客观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截取学习过程的某一阶段、来对学生的语言面貌做一描述和剖析；偏误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导致偏误形成的因素也是纷繁复杂的，在同一文化熏陶下、接受相同教育的学习者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习惯和心理表达，他们所形成的偏误系统也就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母语痕迹。探索在单一母语背景下学生的学习规律，不仅有助于学习者避免错误、提高学习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改进教学。因此本文从偏误分析入手，通过对某一特定层面的日本学生汉语动词习得情况的研究，来探讨此一阶段日本学生的学习规律，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1）哪些偏误是此一阶段的学生、同等水平的学生常犯的错误？（2）这些偏误的代表性如何？（3）它们在学生的汉语中介语系统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与同时掌握了正确表达是什么关系？（4）除了母语的干扰以外是否还存在更深刻的原因？

将研究目光只对准动词，不仅是因为学生的汉语水平低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动词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在谓语动词句子中，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刘月华 1983）。在汉语句法功能上，谓语不仅可以描述和叙述事物的动作、行为、状态，还可以指称关系、表达主观，谓语动词还可以与“着、了、过”、补语等语法形式构成复杂的句式，表示完成、结果、可能等多种语义内容，其使用的复杂性与重要性远远超过名词、形容词等实词类，因此基础阶段，研究偏误而不关注动词是不可能的。

也正是由于动词的复杂性，要做穷尽式的研究也是有相当的难度的，我们暂且将研究焦点放在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动词偏误上，以期提纲挈领地做一概括描述。

关于“典型”的含义，有三个确定因素：一要看偏误的出现频率，即该偏误在偏误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二要看分布，即这一偏误在多大的使用面上出现；三要看正误，即偏误与正确句子的对比情况。只有综合考察这三个方面，才能保证分析的准确、科学和合理。

二 偏误统计概况

2.1 被试：此次调查的被试全部来自关西外国语大学短大 2 年级，有效统计人数为 32 人，符合统计学对最小样本数目的规定。学生共学习了大约 300 个学时的汉语，根据《汉语水平等级大纲》对教学时数的说明，他们的汉语水平相当于初等 I 级。

2.2 取样：采用自由命题作文的方式，从作文中收集因动词使用不当而造成偏误的句子，随后发放调查问卷，就学习策略进行询问，针对出错较多的动词进行词性、词法和理解度的调查，并附有若干道改错题让学生当场完成。

2.3 描述框架：关于偏误的识别和描述，前人多有不同。鲁健骥先生（鲁健骥 1994）从形式语法的角度将汉语语法偏误归结为遗漏、误加、误代和错序四种；田善继先生（田善继 1995）从认知的角度将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的语法偏误概括为替代、类推、回避、简化和诱发五种，称之为“非对比性偏误”，即与母语迁移无关的“有问题的句子”；王绍新先生（王绍新 1997）则将视角放在超单句偏误上，主要从交际目的、事理逻辑、语用偏误、时间系统、民族文化背景与语言交际策略五个方面阐述了超越了语言形式之上的语义语用偏误问题。这几位学者对汉语偏误的研究是从不同侧面进行的，其研究对象之间也存在层级差异。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具有初级水平的学生的语言形式偏误，而鲁健骥先生的描述方法不仅侧重于语言形式、而且具有较大的覆盖面，因此我们借用这个框架来对动词偏误做一描述。

相关概念：

遗漏：在词语或句子中遗漏了某个或几个成分导致的偏误；

误加：增加了某个成分、或当形式发生变化时没有删除某一成分而导致的偏误；

误代：从两个或几个形式中选取了不适合特定语言环境的某一个而造成的偏误；

错序：某个或某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而造成的偏误。

需要说明的是，每一偏误系统下辖若干子系统，对子系统的分类描述因语言材料的不同，基本不沿用鲁健骥先生的说法。

本文只考察动词的使用不当问题，其他类错误不计在内，病句也未做任何修改，以保持原貌。

与成句语义相关联的带“着、了、过”等语法形式的动词偏误，因侧重点在附加成分上，也未统计其中。

2.4 统计分析

2.4.1

表 1 动词偏误类型统计

动词偏误总数		112 例		
偏误类型	子系统及例句	数量(例)	比例	
动词遗漏	遗漏“是” 例: 我喜欢的运动网球。	11	9.8%	
动词误加	误加“是” 例: 这是很便宜。	33	29.5%	
动词误代	离合词加宾语, 例: 明年我就业银行。	18	60	53.6%
	动宾词组加宾语, 例: 我发生兴趣汉语。	3		
	形容词加宾语, 例: 我希望快乐我的大学生活。	13		
	不及物动词加宾语, 例: 我用汉语交流我的朋友。	11		
	名词加宾语, 例: 我可以话英语。	7		
	词义替代不当, 例: 现在我做好朋友很多。	8		
错序	动宾错位, 例: 汉语开始学的时候, 觉得很难。	8	7.1%	

从表 1 可以看出, 在总数为 112 例的动词偏误中, 误代偏误数量最多, 居于首位; 其次为误加系动词“是”的偏误。

2.4.2

表 2 偏误分布统计

		总人数		32 人	
偏误类型	子系统	人数	比例		
动词遗漏	遗漏“是”	11 例 8 人	25%		
动词误加	误加“是”	33 例 14 人	43.7%		
动词误代	离合词加宾语、动宾词组加宾语	21 例 13 人	40.6%	29.3%	
	形容词加宾语	13 例 12 人	37.5%		
	不及物动词加宾语	11 例 8 人	25%		
	名词加宾语	7 例 7 人	21.8%		
	词义替代不当	8 例 7 人	21.8%		
错序	动宾错位	8 例 6 人	18.7%		

与被试总数进行对比, 可看出误代和误加两项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也说明误代和误加两项是学生常犯的动词错误。

2.4.3 关于正误率的对比情况, 我们将逐项地排列分析。分析方法是每个学生的同类动词使用时的正误情况进行比较, 说明这一偏误在该学生语言系统中是大量出现的、尚未掌握的, 还是偶发的、处于调整状态的反复, 进而统计判断该偏误在学生习得整体中的状况。

2.4.3.1 遗漏系动词“是”的情况:

10 例发生在“主+是+名”句型的“归类”义项上, 归类是对人物和事物的归属说明(如例①、②); 1 例发生在复杂的“解释、说明”义项上(例③)。

- ①我喜欢的运动 | 网球。(| 后应添加“是”，下同)
- ②我的妈妈 | 主妇。
- ③我的学生生活最好的事 | 收获朋友。

对发生偏误的每个学生使用“是”字句的情况进行调查，只发现一位同学错误的句子多于正确的句子(3:1)，其余的皆属正句多于错句，可认定这类遗漏是系统形成中的反复现象。

2.4.3.2 添加系动词“是”的情况：

33 例误加句子中，属名词谓语句的有 3 例；动词谓语句有 8 例；形容词谓语句共 22 例，为最多。典型的偏误如：

- ① 我的妹妹是 19 岁。 (名词谓语句，应删去“是”，以下各例改法同)
- ② 一百円の运转寿司也是增多了。 (动词谓语句)
- ③ 我是学了汉语一年多了。 (动词谓语句)
- ④ 她是很美丽。 (形容词谓语句)
- ⑤ 最初我想学习汉语是很难。 (形容词谓语句)

经过对形容词谓语句的考察发现，8 人使用的正确数大于错误数，2 人正误数相同，4 人错误的数目大于正确的数目。

综合考察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学生对“是”字句的习得已进入稳定期，这从遗漏“是”的偏误所占比例很小之中得到证明。误加“是”的偏误虽然数目较大，特别是在形容词谓语句中，但由于形谓句的使用率本身就很高，因此偏误数量也相应增加。

2.4.3.3 误代

误代现象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误用，学生在不明白动词的分类特性的情况下，采用了 SVO 的形式来概括所有汉语句子的特点，将大量的具有谓语特点的词语统统纳入动词的范畴，并根据表达的需要而带上宾语，这类偏误均表现为句子结构上的不得体性和意义上的可理解性。而词义替代不当的偏误则与之不同，它们从语法结构上来说多是可行的，能接受的。

考察如下：

离合词和动宾词组带宾语的偏误出现在 13 位学生的作文中，从使用离合词的情况看，除一位正误对等以外，其余皆错，错误率为 94%，这一统计与戴文（戴国华 2000）“一年级学生‘离合’误用率是 96.7%，……二年级 92%”的结果基本相符。此外只有 5 位学生 6 次正确使用了离合词。从主动使用离合词的人数来看，使用者只占 40.6%，而使用者中能正确运用的人数也只有三分之一。出错较多的词语为：打工、入学、留学、就业、毕业等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语。

误带宾语的形容词可分为这样几类：表示心理活动的形容词，如快乐、得意；描写性状的，如勤劳、努力、有趣；表示差异的，如不同、一样。对这 12 位学生就使用形容词的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快乐”类形容词误带宾语，而具有相同特点的“愉快、高兴、痛苦”等词未出现错误；“努力”类形容词误带宾语，而“热情、文静、漂亮”等词使用正确。

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偏误出现 11 例 8 人次，出错的词语依次为：说、旅行、交流、会（见）等。

误带宾语的名词只有两个：话、经验，分别为 5 例和 2 例。只在一人的作文中同时出现正确与错误的句子，其余人的皆错。如：

我很想话中国人。（误）

这个话对还是不对？（正）

词义替代不当的句子数量不多，出错的主要原因是因表达需要、学生们较多地借助了母语、在母语词汇系统中选词造句的结果。如用“做各种农作物”来代替“种各种农作物”，用“做朋友”来代替“交朋友”，用“起恐怖事件”来代替“发生恐怖事件”，属母语负迁移的结果。

2.4.3.4 错序

动宾错序的问题只有 6 人 7 例，在通篇的简单动词谓语句中显得尤为明显，出错的原因是顽固的母语负迁移，但从数量和人次上来看，所占比例甚小，说明日本学生已基本上过了动宾语序这一关。

2.5 结论

以上从频率、分布、正误对比三方面考察了日本学生作文中的动词偏误情况，误加和误代两项显示出较强的主效应，可以认定是此阶段学生容易大量出现的典型动词偏误；在误代的子系统中，离合词的错误最多，应视为学习的一大难点。

三 偏误原因分析

这一节我们主要从语言本体的角度、结合学生学习汉语的特点来探讨一下误加和误代两类偏误形成的原因。

3.1 汉语语序问题

在学习一门外语时，学习者对外语的最初认识来源于接触到的语言的典型特征。汉语语法的基本句式为 SVO 式，这与日语的 SOV 式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是，部分学生因表面特征的不同而记忆深刻，易类推而产生语内迁移，另一部分学生因母语特征的顽固性而导

致语际迁移，这两类情况都易产生语序偏误。但导致句子偏误的原因究竟是语内迁移还是语际迁移呢？从上文统计中可以看出，动宾错位的偏误只占偏误总数的 7.1%，发生偏误的人数也只占总人数的 18.7%，关于汉语语序的调查“你知道汉语句子的大致语序吗（如 SVO 式）？”，用 5 度量法得到的数据为平均数 3.4，这些都说明，大多数学生已建立了汉语语序的基本概念，学习汉语，汉语与日语语序的差异并不是难点。

原因另有其在。在日本多年从事汉语教学的学者也认同此看法，而且提出另一佐证。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奥水优先生在谈到日本学生学汉语语法时说：“对日本学生来说，当谈论到学外语时，绝大多数指的是学英语”（奥水优 1995），而且“上大学后一说到外语就想到英语，一提到语法就想到英语语法”（奥水优 1988）；北九州大学杜春燕也有同感：“日本学生学习汉语，除了要受母语的影响外，还会受到英语的干扰。这是因为他们自初中起就接受英语教育的缘故。学习外语语法知识时首先联想到的是英语的语法构造，尤其是学汉语，因汉语与英语从语法构造上看，都呈 SVO 式。”（杜春燕 1995）。由此来看，日本学生将学汉语等同于学英语，有把 SVO 句式绝对化和泛化的倾向。

在语言内部，从认知心理上看，在汉语系统中 SVO 式具有“典型顺序”特征，它是核心句，可扩展到各类复杂句型。在学习过程中，“典型顺序”处于第一阶段，它是联系句子语法成分与语义成分最简单的方法，学习者不需要重新排序、重新整理，深层意义就直接映射到表层结构。因此对汉语水平还不高的日本学生来说，SVO 式是她们接触和学习到的最深刻的汉语句式，但用 SVO 式的句法特征来解释和运用汉语，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比如“是”字句的泛化，由于“是”字句与动词谓语句具有相同的表面特征，能说出“我是学生”、“我学习汉语”这样简单句的学生，也极易将表面结构演绎类推，说出“汉语是难”这样的句子；而误带宾语一类，也是由于缺乏对可带宾语的汉语动词特性的了解、对 SVO 句式整体认知和类推的结果。

大量的句子偏误由此而产生，如下例：

- ① 我愉快跟他们通信。
- ② 我想有意思学习汉语。
- ③ 我想上进我的汉语。
- ④ 我希望越来越好我的汉语。
- ⑤ 我做菜不同母亲的口味。
- ⑥ 解答难题是有困难，然而要有信心自己。
- ⑦ 我没有兴趣汉语。

这类错误无一例外，都符合 SVO 式，它们在语义表达上可以理解，在句子结构上却不可接受。原因在于谓语部分或为形容词（愉快、有意思、上进、越来越好、不同），不能带宾语，或为

动宾结构词语（没有兴趣、有信心），也不能带宾语。学生作文中大量存在误加和误代的偏误，总的说来是初级阶段汉语典型句式的类化与日本学生外语学习经验双重影响的结果，属于认知心理问题。

3.2 配价问题

如果说日本学生对汉语句式的整体认知和类推是造成偏误的最大原因，那么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具体原因，缺乏汉语的相关知识，对谓词部分理解不足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离合词的使用偏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如下例：

- ① 我入学关西外大一年多了。
- ② 我打工咖啡馆。
- ③ 去年我留学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
- ④ 明年我就业银行。
- ⑤ 我毕业大学明年。

这些典型的因离合词使用不当造成的偏误，究其原因在于离合词的语法特征不同于普通动词。从词法上讲，离合词 V+N 形式中已经存在一个降格宾语，因此进入句子也不能再带其他宾语成分，这是由汉语句法决定的，其更深刻的原因——语义上的限制情况以及对句式的影响，我们借助于配价语法来说明。

“价”是从化学中借来的术语，用来说明一个动词对名词性成分的支配能力。动词的配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个是价的数量，即动词所能支配的从属成分的数目，简称价数；一是价的质量，即从属成分的形态种类或语义格类型，简称价质”（袁毓林 1998）。句子的结构受语义关系的限制，谓词依据其词汇意义而具有的配价能力决定了其配价结构，从这方面说，离合词的词汇意义就决定了它们不容易再带宾语。

关于离合词的价数有关研究的结果并不统一，袁毓林认为是准 2 价（袁毓林 1993），饶勤认为是 1 价（饶勤 2001），这是由于两人对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看法不一的结果。说 1 价也好，说准 2 价也好，从根本上看离合词不具备支配两个语义成分的能力，或者说某一被支配项不能充分满足被支配的要求，它们与谓词在结构上联结不紧密。

我们看一下离合词出现的句式：

- | A 式 | B 式 | C 式 |
|--------|-------------------------|-----|
| ①我入学了。 | *我在关西外大入学了。
我在美国入学了。 | |

- ②我打工。 我在咖啡馆打工。
 我给老板打工。
- ③我留学了。 我在澳大利亚留学了。
 我到澳大利亚留学了。
- ④我就业了。 我在银行就业了。
- ⑤我毕业了。 我在关西外大毕业了。
 我从关西外大毕业了。 我大学毕业了。

从上例可以看出，所有的离合词都可以进入A式，A式是典型式，它的语义类型可以概括为：

A式：施事+离合

B式有所分化，表示具体场所的介宾状语几乎可以出现在所有的B式中，而“入学”一词只能带表示地域更宽广的处所状语，如“北京”、“美国”等，却不能带表示具体场所的介宾状语，如“关西外大”等，这是由“学”的词汇意义决定的，因为“学”本身就指“学校”，同时使用，会造成语义重复。“打工”一词包含“为…工作”之意，所以可以用“介词+人称”做状语，但总的说来，B式的语义类型可以概括为：

B式：施事+prep（具体处所）+离合

少量的离合词可以带宾语，“毕业”是其中之一，但价数仍为1价。“今年我们毕业了50个学生”，其中“我们”只能指“学校”，不能指称毕业生，所以“毕业”一词只与“学生”发生支配关系。而C式的“大学”作为可有成分，可以与“毕业”同现，也可以不同现，考察了离合词的用法，此例较为特殊，可特殊对待。

根据配价理论对离合词的分析，我们概括出离合词的语义类型和句法结构，可看出A、B两式是使用离合词时的常用句式。

日本学生使用离合词时，习惯于将离合词等同于及物动词。在询问有关离合词的词法结构时，68.2%的学生选择V+N式，但其中却有86.7%的学生表示不知道在这样的词后不能再加宾语。在问卷的暗示下，仍有70.4%的改错句练习发生错误，根本原因在于，学生不明白离合词的价数和适用的句式。使用配价理论来指导汉语教学，进行必要的配价解释，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使用的偏误。

3.3 义项问题

在“不带宾语”这一点上，不及物动词与离合词具有相同的特点。除了单纯不及物动词如“旅行”一类词外，大量动词由于义项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属性，及物与不及物、带宾语与不带宾语的情况在义项上不统一，显示出相互掺杂现象。如何正确区分某一动词在某一义项上的属性，对学生来说是一大难点，也是造成偏误的原因。

- ① 我用汉语交流我的朋友。(划线部分为错误，下同)
 ② 我想说我的老师。

这类句子的错误非常明显，即“交流”不能支配“朋友”，“说”不能支配“老师”，动词带上了不该有的宾语，由此可见，这两个词应属于不及物动词。其实不尽然，请看下句：

- ③ 我们交流了工作经验。
 ④ 我会说英语。
 ⑤ 小王说他不能来了。

这几个句子无论从何角度说都是无可挑剔的。那么用及物与不及物来笼统地划分动词的属性是不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在不同的义项上来区分动词属性，以决定它是否能带宾语。

“交流”是双向动词，“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在此义项上，施事可以是表示复数义的“我们”、“大家”等词，也可以是“小王跟小李”、“老师跟学生”等施事与受事，“交流”的受事具有[+内容]的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为受事，其言语所涉及的事物，多带有抽象的经验成分。“交流”的另一义项是“交谈、沟通、来往”，具有[-内容]的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为施事，不能带宾语。例①句子本意是“与朋友谈话、聊天”，在此，“交流”属于第二义项，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

再看“说”。在表示“用话来表达意思、解释”这一义项中，“说”几乎可以带上各类形式的宾语，唯独不能带人称代词宾语。如：

- ⑥ 说笑话、说英语、说话。(名宾)
 ⑦ 他说不同意。(动宾)
 ⑧ 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形宾)
 ⑨ 小李说他俩好上了。(小句宾)
 (摘自《动词用法词典》，下同)

这类句子的受事具有[+内容]的语义特征，而只在“批评、责备”义项上，“说”可以带人称代词宾语：

- ⑩ 爸爸正在说我弟弟呢。

这类受事具有[+对象]的语义特征。在例⑩里，学生是不想批评老师的，否则句子原意不符合事理逻辑，它真正的意思是“跟老师说话”，在此，“说”为第一义项，不能加人称宾语。

我们教汉语，是一个一个词地教，教生词时常连释义一并给出；学生学汉语，也是一个一个词地学，掌握了词的一个义项就以为掌握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也不知不同的词义对应着不同的句子形式，产生偏误就在所难免。

3.4 汉日词对照问题

误代的另一类错误是形容词、名词后面加上了宾语，这其中有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本身的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汉日词汇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差别。

众所周知的原因，日语里存在大量的汉字和汉语词汇，这既是激励日本学生学习汉语的动力，又是束缚学生学习的枷锁。在日语词汇的影响下，学生在学习和使用汉语词语时，容易望文生义或自我创造；也容易借用日语词汇，或从词典上生搬硬套，其结果是造出大量似是而非的句子，对基础阶段的学生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怎么对症下药、因势利导，变不利为有利。

日本学生对汉语词汇的认同感首先源于汉日词汇的同形，因此我们试从同形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学生使用形容词时的偏误情况。

3.4.1 词义相同、词性不同，汉语中不存在的用法，日语中有，完全因词性误导造成的偏误。

- ① 我希望快乐我的大学生活。
- ② 大家一块儿话各种各样的事。
- ③ 我的大学生活一直高兴，同时我也经验了痛苦事。

例①“快乐”一词汉语的本意是“感到幸福与满意”，是表示心理的形容词，它只出现在形谓句中和定语位置；而对照的日语词不仅有名词（楽しみ）、形容词（楽しい），还有动词的用法（楽しむ），如汉语“享受人生的快乐”一句，日语可以说成“人生を楽しむ”，在这里，对应的汉语动词是“享受”，而不是“快乐”。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例②、例③。“话”与“经验”在汉语里都为名词，“话”对应的日语词为“話す”，为动词，“经验”对应的日语词为“経験”，也是动词，且有“经历”和“体验”之意，他们都能带宾语。在汉语里，能表达“話す”的词有多个，如例②可改为：

- ② 大家一块儿话各种各样的事。→大家一块儿聊（说、谈）各种各样的事。

而例③里的“经验”一词只能译作“经历”，这才是学生句子的本意。

3.4.2 词性相同，但词义并不完全对等，彼此有交叉，即义项上不是一一对应，有的汉语词汇的义项多于日语词，有的相反。

④ 爸爸得意修理电器产品。

例④日语词“得意”有4个义项：a：得意，如春风得意、洋洋得意；b：骄傲；c：擅长；d：主顾。汉语词“得意”只有一个义项“称心如意、多指骄傲自满”，只与日语词的a、b义项重合，而不具备c“擅长”义项。从学生句子本意来说，学生要选择的恰恰是“擅长”这个义项。

3.4.3 词性不同、词义有缺损，日语词的词义范畴大于汉语词。

⑤ 我想成为空中小姐并勤劳那儿。

⑥ 我们努力中文、努力英语。

例⑤日语词“勤勉”为名词和形容动词，含有“辛勤工作、努力工作”之意；汉语词“勤劳”是形容词，常作定语，表示“努力劳动、不怕辛苦”的状态，不含有动词的意思。将例⑤转换为汉语句子，结构不对称，须增加动词，并将“勤勉”改换成汉语的状述结构“辛勤工作”，汉语句子的才成立。例⑥的“努力”也同“勤劳”，是“努力学习”的意思，在这里日语词的含义大过汉语词，造成汉语句缺少必要的成分。

3.4.4 使用较好的形容词

尽管存在以上的形容词偏误，但日本学生在整体认知和使用形容词时并不总是出现形容词带宾语的情况，原因是汉语的形容词与日语的形容词、形容动词一样，都能作谓语，都能修饰名词作定语，它们的主要语法功能是相同的（日语的形容词与形容动词在日语中属于不同的词性，但在汉语中没有这样对应的分类，在说明时，我们依据它们大致相同的句法功能将它们合并归入形容词类）。学生在把握形容词的特征、掌握形容词的语法功能上不存在严重的障碍，问题在于汉语词和日语词之间由于词形的干扰、词义的不完全对等、词性的不同，而给学生的使用造成一定的困难。在作文中我们还找到大量使用正确的句子，下面我们来看看出现在这些句中的形容词（“—”前为汉语词、“—”后为日语词）

A类：形同、义同、词性同，如

幸福—幸福 愉快—愉快 重要—重要

B类：形近、义同、词性同，如

亲切—親切 热情—情熱 痛苦—苦痛

C类：形似、义近、词性同，如

美、美丽—美しい 悲哀—悲しい 开朗—明朗

D类：形异、义同、词性同，如

漂亮—きれい 高兴—うれしい 文静—しとやか
便宜—安い 贵—高い

在这几类使用正确的形容词中,我们发现,首先是词义的近似完全对等,汉日词汇都没有复杂的义项,基本上为一对一,因而使用的正确率很高;其次为词性,词性大致相同,其句法结构也大致相同,使用时难度也不大。最后为词形,词形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词使用时难度较小,词形完全不同、或完全使用日语平假名的词,由于对照鲜明,也不难掌握。

从日本学生使用形容词的正误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日本学生来说,学习词汇,考验他们的就是如何排除对汉语词的“先入之见”,如何正确区分和理解汉日词的差别,如何在词形、词义和词性交织的复杂网中作出恰当而清醒的判断。

四 结语

以上我们在中介语的偏误分析理论背景下考察了日本学生典型的动词偏误情况,发现具有初级汉语水平的日本学生常犯的典型的动词偏误类型为误加和误代,运用多种分析方法研究了这两类偏误形成的原因,可以看出,在此阶段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对汉语 SVO 式的典型句式掌握较为成熟,但对动词的属性了解还不全面,笼统地认为具有动词特征的词都可以进入 SVO 式并带宾语,部分形容词和名词因受日语词性的影响,也被纳入 SVO 式,单纯词义与词性的形容词掌握较好。以上就是我们为仅学习了 300 左右学时的日本学生的汉语能力所勾勒的大致图像。

参考文献:

- 1) 蒋祖康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p.18—40
- 2) 韩宝成 「外语教学科研中的统计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3) 袁毓林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 4) 孟琼等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出版社 1999
- 5) 刘月华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p.94—105
- 6) 袁毓林 「准双向动词研究」,《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p.171—233
- 7) 饶勤 「动宾式离合词配价的再认识」,《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 第 4 期 p.57—63
- 8) 宫本幸子 「日本学生学习汉语常见的表达错误」,《汉语学习》 2000 第 4 期 p.61—63
- 9) 戴国华 「日本学生汉语动词常见偏误分析」,《汉语学习》 2000 第 6 期 p.61—65
- 10) 田普继 「非对比性偏误浅析」,《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 p.399—406
- 11) 奥水优 「日本学生学汉语语法」,《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p.309—312
- 12) 奥水优 「日本学生常犯的语法错误」,《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8 p.427—430

13) 王 绍新 「超单句偏误引发的几点思考」,『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p.291—299

14) 鲁 健骥 「外国人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p.76—92